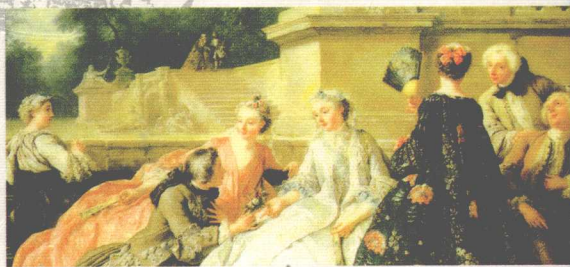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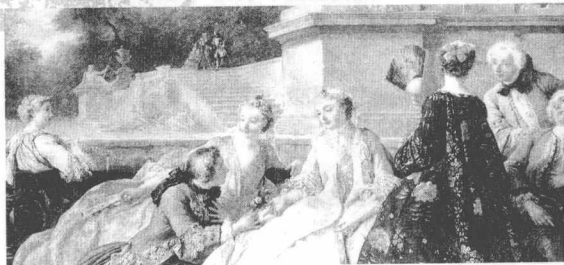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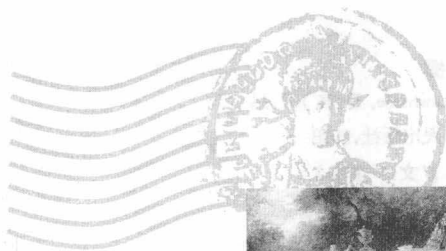
[英] 劳伦斯 著 马 林 译

Sons and Lovers 

儿子与情人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Sons and Lovers 

儿子与情人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子与情人 / (英) 劳伦斯 (Lawrence, D. H.) 著; 马

林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3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英国. 1/ 文良 主编)

ISBN 978-7-204-09392-2

I. 儿… II. ①劳… ②马…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3986 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儿子与情人

作 者 (英) 劳伦斯

译 者 马 林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392-2/I·1955

定 价 28.8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目 录

卷 一

第 一 章	莫莱尔夫妇的新婚生活	1
第 二 章	保罗降生及另一次冲突	19
第 三 章	夫爱被母爱所替代	32
第 四 章	保罗的童年生活	41
第 五 章	保罗步入人生	59
第 六 章	家里的丧事	82

卷 二

第 七 章	青梅竹马	104
第 八 章	爱情的冲突	130
第 九 章	米里亚姆失恋	157
第 十 章	克拉拉	185
第十一章	米里亚姆的考验	204
第十二章	磨难	222
第十三章	巴克斯特·道斯	253
第十四章	解脱	282
第十五章	遗弃	306

卷 一

第一章 莫莱尔夫妇的新婚生活

巴腾斯区终于代替了以前的希尔道。希尔道本是格林希尔巷旁边那条小溪边的一片墙面凸凹不平的茅草屋。矿工们都住在那里，他们在两个矿区以外的小矿井里工作。小溪从桤树下面流过，尚未被这些小矿井所污染。矿井里面的煤是使用驴子迈着沉甸甸的脚步，费力地围着一台吊车绕圈拉上地面的。乡村里遍地都是这样的小矿井，有的矿井从查理二世时期就已经开始采挖了，为数不多的几个矿工与驴子就像蚂蚁打洞一样向地下面挖，在玉米地和草场上弄出许多座形状怪异的土堆和一块块涂成黑色的地面来。煤矿工人们居住的小屋成排成列，哪儿都能看到。这些村舍，再加上教区内为数很少的织袜工人零散的田园和住所，形成了贝斯特伍德村。

以后，大概在六十年前，这儿忽然发生了变化。小矿井被金融家的大矿所排挤。诺丁汉郡和德贝郡找到了煤矿和铁矿，并且建立了卡斯顿-维特公司，帕默尔斯顿勋爵在一片欢呼中，正式给这家公司头一个煤矿的开张剪了彩，地点就在舍伍德森林旁边的灌木园里。

时间长了，希尔道的名誉极坏，这条臭名远扬的街大概便在这个时候被烧了个精光，大量的垃圾也化成灰烬。

卡斯顿-维特公司觉得自己吉星高照，借此由希尔贝与纳托尔向下一带的河谷并采出一个接一个新的矿，没用多长时间这儿就建起了六个矿井。铁路自纳托尔起，穿越被树林所围绕、地势特别高的砂岩，经过卡尔特教团破败了的修道院，经罗宾汉泉，抵达灌木园，然后通向玖顿，一个处在一片小麦田里的大矿；从玖顿经过山谷坡地到达班克尔小山，在那里分岔，往北通向贝加利和俯视克里希以及德贝郡群山的希尔贝；六个矿就像几颗黑颜色的钉子镶嵌在田野里，由一条相当弯曲的细链——铁道线——串成一串。

卡斯顿-维特公司为了安顿大量的矿工，建造了好多居民区，在贝斯特伍德山脚下出现了许多很大的四方形住宅，以后又在小河谷希尔道遭到破坏以后所变成的荒凉之地，建起了巴腾斯区。

巴腾斯区有六幢矿区住宅，每三幢是一排，就像一张六点的多米诺骨牌，每幢有十二所房屋。这两排住宅处在贝斯特伍德那非常险峻的山坡脚下。前面的窗子，起码是阁

楼窗口，和通向希尔贝的那座平缓的山坡相对。

那些房屋建造得十分坚固，非常大方。人们可以四处走动，瞧瞧宅子前面的小园，在靠近谷底的一排房子前背阴的地方种有报春花和虎耳草，上边一排冲着太阳的房子前植有美洲石竹和康乃馨；还能看一下那些收拾得相当洁净的前窗、很小的门厅、阁楼上的天窗，还有修剪得相当整齐的小山蜡树树篱。但是这些只不过是表面，是所有矿工的家属们收拾干净却不住人的起居室的场景。平日里住人的屋子和厨间全在房子的后面，对着两排房屋的内侧，所见的都是乱七八糟的后院和垃圾堆。在两排房屋中间，两行长长的垃圾堆中间，有一条小街道，孩子们游戏，女人们谈天，男人们吸烟全都在这条小街道上。所以虽然房屋建得不错，从外面看上去很漂亮，巴腾斯区真实的生活环境却相当糟糕，因为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厨房，但是这许多厨房的对面却是那条处处都堆放着垃圾的小巷。

莫莱尔太太一点儿都不急着搬到巴腾斯区里去住，她从贝斯特伍德搬到山下，住到山下这所房屋的时候，这房屋已经建了十二年并且开始逐渐破落了。但是她必须搬到这里来。何况，她住在上边一排房屋的最后一间，所以只有一户邻居；在房屋的另外一侧还比别人多了一个长条形花园。并且住在最后一间，和住在那些“中间”房屋里的女人比起来，她身上好像多了一种贵族气质，因为她每周得交付五先令六便士的房租，但别人却只交付五先令。但是这样的高人一等的身份对莫莱尔太太而言，效果不大。

她今年三十一岁，结婚已有八年的时间了。她长得娇小玲珑、气质柔弱，不过行动果敢。她同巴腾斯区别的女人首次打交道的时候就有点儿胆怯。她是七月份搬到山下来的，大概九月份就怀了第三个孩子。

她的丈夫是一个矿工。他们搬到新房子里来才三周，就碰上了护神节，集市开市。她明白莫莱尔肯定会痛痛快快地欢度这个假日的。节市开始那一天是周一，他一清早就到外面去了。两个孩子也极其高兴。七岁的男孩威廉用过早点马上便看不到人影了，去节市场地上来回闲逛，扔下五岁的安妮哭闹了整整一个早晨，也想到节市上去。莫莱尔太太只顾着干自己的活儿。她和邻居们还不怎么熟，不知道应该将这个小姑娘托付给谁好，所以不得不答应吃完午饭带着安妮去赶节市。

十二点半威廉才回家。他是个好动的男孩，满头金发，颊上长满了雀斑，有点儿像丹麦人或者挪威人。

“母亲，我是否能吃饭了？”他连帽子都不摘，就那样跑到屋里来喊道，“听别人说，一点半就开市了。”

母亲回答说：“只要饭做好了，你就可以吃了。”

“现在还没有做好么？”他喊道，气得那两只蓝色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她。“那我就错过时间了。”

“耽误不了，用不上五分钟饭就做好了。现在刚刚十二点半呢。”

“别人就要开始了。”那孩子半哭半喊着。

“即使他们开始了，你的命也没不了。”母亲说，“何况现在刚刚十二点半，你还有足足一个钟头。”

孩子赶紧去放好桌子，三人马上坐下来。他们正在吃着果酱布丁，这个孩子猛地跳起身来，呆呆地在那儿站着。原来从远方传过来旋转木马发出的吱吱声与喇叭的嘟嘟

声。他怒气冲冲地瞪着自己的母亲。

“我早就和你讲过了。”他一边说着，一边跑到碗柜旁边抓起帽子。

“带着你的布丁——此刻刚一点过五分，你弄错了——你还没有带钱呢。”母亲一口气讲了一大堆。

孩子极其沮丧地转过身来，抓过两个便士，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安妮又哭起来了，“我也去，我也去。”

“好，那你就也去吧，你这个哭个不停的小东西！”母亲说。下午，她领着孩子回来，从高大的树篱底下经过，迈着沉重的步子爬到山坡上。田里的干草全都堆在了一起，成群的牛也转移到了麦茬田里。处处洋溢着暖和、安静的气氛。

莫莱尔太太对护神节不感兴趣。那儿有两套木马，一套靠着蒸汽发动，另外一套由一匹小马拉着转动，三架风琴正在演奏，里面还有手枪子弹零星的射击声，卖可可的小贩的吆喝声，投掷木人游戏的摊主的喊声，以及摆西洋景小摊的女人的招呼声。母亲看到他的儿子正欣喜异常地在狮子吃人游戏摊外边望着那些画面，上边画了有名的狮子华莱士，听说它以前咬死了一个黑人，咬伤了两个白人。她叫他独自一人呆在那儿，自己去为安妮买了一些奶油糖。很快，孩子突然欢欢喜喜地走到她跟前。

“你从没有说过你要来赶集——这里的東西很多吧？——那只狮子咬死了三个人——我把两便士全都用完了——看。”

他从衣兜里拿出两个蛋杯，上边带着粉红色蔷薇图案。

“我那个摊子上赢到的，他们在那里玩打弹子游戏。我玩了两次就赢了这两个蛋杯——一便士一次——杯子上面带着蔷薇花，看，我就要这种。”

她明白他是给她挑的。

“嘿，”她快乐起来，说，“这杯子太漂亮了。”

“你拿着杯子，可以么？我害怕将杯子给摔碎了。”

她来逛节市，他极其高兴，便带着她去四处逛，叫她逐个瞧清楚。以后再观看西洋景时，她将图片的内容说给他听，就像讲故事一样，他听得很专心。他不愿意让她离开，始终跟在她身旁，满怀一个小男孩对母亲的自豪感。她戴了一顶黑色的小帽子，身上披着斗篷，像一位贵妇人似的，任何人也不如她。她看到自己认得的女人都会冲她们微笑示意。最后她感到疲惫了，于是对儿子说：

“行了，你现在回家，还是再呆一会儿？”

“你现在就回家呀？”他喊着，一脸伤心的神情。

“现在就回家？这会儿都已经四点多多了。”

他埋怨说：“你回家要干什么啊？”

她说：“你不愿意回家，就不要回家。”

接着她领着自己的小女儿缓慢地离开了，儿子站在那里看着她，难过地叫她离去，然而又不愿意离开节市。她走过月星酒馆门前时，听到男人们在那里的叫喊声，同时嗅到一股啤酒的味道，不禁加快了脚步，心里想着她的丈夫兴许也在酒馆中呢。

六点半的时候，儿子回家来了，玩得很疲惫，面色有些惨白，还杂着些许沮丧的心绪。尽管他本身根本就没有感觉到，可心中却觉得一丝莫名其妙的难过，因为他居然没有陪着她一块儿回家。自从她离开之后，他在节市上便再也没有开心地玩过。

“我爹他回家了没有？”他问。

母亲回答：“没回来。”

“他挽着衣袖在月星馆里给人家帮忙端酒呢。我打窗户上那个黑铁皮洞中瞧见的。”

“嗯，”母亲简单地答应一句，“他没有钱，别人或多或少给他点儿钱，他也就知足了。”

夜幕快要降临，莫莱尔太太做不了针线活了，于是直起身来到门前。处处都洋溢着快乐的节日气氛，这样的气氛最后还是把她感染了。她情不自禁地来到宅子旁边的花园中。女人们全都由集市返回家中，孩子们或者抱了一条腿是绿颜色的白羊羔，或者抱了一个木马。有的时候，也有男人缓慢地经过，手中全拿着很多东西。也有些规矩丈夫和全家人一块儿悠闲地经过的。但是多数都只是女人和小孩儿走在一块儿。暮色更浓的时候，那些呆在家里的主妇个个都戴着白色的围裙，端着胳膊，在小巷的尽头站着聊天。

莫莱尔太太只有一个人，但是她早就习以为常了。她的儿子同小女儿都已经在楼上入睡了，所以看上去她的家好像正在她背后稳固可靠地支持着她。但她只要想到将来来到人世的孩子就经常觉得心神不安。她感到这个世界好像是一个极其无聊的地方，起码在威廉长成大人之前，对她而言不会有丝毫的变化。对她自己而言，只有无聊地忍耐下去——一直忍到孩子们长大成人。但孩子们啊！她的确养不起第三个孩子了。她不愿意生下这个孩子。孩子的父亲在小酒馆中给人家服务，自己也喝得烂醉如泥。她瞧不起他，但又不能离开他。眼瞅着肚子里这个即将来世的孩子，她的确有点儿接受不了。如果不是因为威廉与安妮，这样的每天和贫困、丑陋和庸俗打交道的生活她真的早已经厌倦了。

她来到宅子前面的花园里，只感到身体很沉重，无法挪步，但在房间里又没法呆下去。天气闷得让人无法喘气。想一想将来和她这一生的前程，她就感到自己像是被人活活地埋了一样。

宅子前面的花园是山蜡树篱围起来的一块小小的方地。她在那里站着，尽可能地想把自己溶入花香与很快就要消失的美丽的暮色中。在园门对面，高大的树篱底下，是上山的台阶，两边是已经割过草的草坡，沉浸在一片眩目的霞光当中。天色变化很快，那一片霞光瞬间就在田野上不见了，大地和树篱都被暮色所笼罩。天逐渐地黑了下来，山顶上亮起了一簇红色的灯光，从红色的灯光里能够看到喧闹的集市已经逐渐地散去了。

不停地有人沿着树篱下面那条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径摇摇晃晃地往家走。有位年轻人一头冲下山脚旁的那段陡坡，“嘭”的一下跌倒在石阶上。莫莱尔太太禁不住哆嗦了一下。那个年轻人爬起身来，口中高声骂着，样子怪可怜的，似乎石阶有意想把他弄伤一样。

她转身走到屋里去，心想这样的生活不知道是否一辈子都不会改变。她现在已经渐渐地意识到，这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了。她好像离自己的少女时期已经很远很远了，她实在不知道这个总是迈着沉甸甸的脚步在巴腾斯区后园的女人，是否十年以前在西尔尼斯防波堤上脚步轻盈的那位少女。

“这里跟我有什么相干呢？”她喃喃地说道，“这些跟我有什么相干呢？就算是将要来临的孩子和我又有什么相干呢！看来没有人关心我。”

一个人总是被生活所支配，身体被生活所支配，完成一个人的历程，不过这并非真

正的生活，好像任由命运的漂浮一样。

“我等待着，”莫莱尔太太对自己说着，“始终等待着，但我所等待的事情却总是不会到来的。”

然后她将厨房收拾了一下，点着了灯，再添上火，翻出明天需要洗的衣服，先拿来泡上。干完这些以后，她开始坐下忙针线活儿。她手中的针在布料上有规律地闪着银光，连续做了好几个小时。她有时叹息一声，起身放松一下自己。与此同时，始终在盘算着，为了自己的孩子，应当怎么节衣缩食。

十一点半的时候，她的丈夫回家来了。他那络腮胡子上面脸色通红，还轻轻地对她点点头，看上去很满意。

“哦，哦！亲爱的，你在等我吧？我去帮安东尼干活了，你知道他给了我多少？就有半克朗破钱，一个便士都不多——”

“他认为剩下的都算作你的啤酒钱了。”她口气生硬地说。

“我没有喝——我没有喝。相信我吧，今个儿我只喝了一丁点儿，就一丁点儿。”他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看，我为你带回来一点儿白兰地脆饼，还给孩子们带回个椰子。”他将白兰地脆饼和一个毛乎乎的椰子放到桌子上，“嗯，你这一生还从来都不曾道一声‘谢啦’呢？”

她拿起椰子摇了摇，瞧瞧里边是否有椰子汁，当作表示歉意的回报。

“完好的，肯定不会错。我是从比尔·霍奇根森那里要来的。我说，‘比尔，你吃不了三个椰子吧？愿意送给我一个让我家的儿子和女儿吃么？’‘可以，沃尔特，’他说，‘你相中哪个就随便拿走吧。’接着我便拿了一个，并且说了一声谢啦。我不愿意在他面前摇摇椰子看好不好，但是他说，‘沃尔特，你最好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好的。’于是，你看，我知道这是一个好的。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比尔·霍奇根森的确是一个好人。”

“一个人喝醉的时候，他任何东西都不吝啬，你就是和他一块儿喝醉的。”莫莱尔太太说。

“呃，你这小臊货，我倒想问一下谁喝醉了？”莫莱尔说。因为他对他在月星馆帮了整整一天忙感到十分得意，仍然在絮叨个不停。

莫莱尔太太实在是疲倦了，也听烦了他的废话，在他闷火的时候，连忙上床睡觉去了。

莫莱尔太太出身于一个历史久远并且体面的市民家庭，祖上是著名的独立派，曾和哈金森上校共同作战，始终都是公理会忠诚的教徒。她的祖父做花边生意，那时诺丁汉有很多花边厂老板破产，他也不例外。她的父亲乔治·卡帕尔德是一位工程师——一个身体高大，外貌俊美，态度高傲的人，为自己长有白皮肤、蓝眼睛感到骄傲，但是更使他感到荣耀的却是他的正派品格。戈尔特卢德的身体像母亲似的那样小巧，但是那种傲慢、倔强的性情却来自卡帕尔德家族。

乔治·卡帕尔德极其贫穷，为此而觉得烦恼，最后终于在西尔尼斯修船厂工程师的手下做了头领。莫莱尔太太——戈尔特卢德——是他的二女儿。她像母亲，也最喜欢母亲；但是她却继承了卡帕尔德家族的宽宽的额头和两只炯炯有神的蓝眼睛。她没有忘记她当时最恨的是父亲对柔和善良、性格幽默的母亲摆出一种傲慢欺人的态度，她没有忘

记她跑遍西尔尼斯的防波堤去找船，她没有忘记自己去修船厂时，男人们都亲热地拍着她、称赞她，因为她是一个娇嫩而性格鲜明的女孩。她没有忘记那个很有意思的年迈的女教师，以后她总是喜欢到私立学校去帮助那位女教师干事，给她当助手。她手里依旧保存着那个时候约翰·菲尔德送给她的本《圣经》。她十九岁的时候总是和约翰·菲尔德一起从礼拜堂回家。他是一个有钱商人的儿子，在伦敦读过大学，很快就会进入商界。

她总能非常清晰地回忆起那年九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他们两个在她父亲住所后院的葡萄藤下面坐着的一切细节。太阳光穿过葡萄叶之间的缝隙，投下漂亮的图案，就像一条花边织成的披肩一样披在他们两个身上。有的叶子完全黄了，似乎一朵朵平展着的金花。

“不要动，”那个时候他喊着，“看你的头发，我无法描述你的头发像什么！像黄金与紫铜似的闪着亮光，像烧熔的铜似的发红，太阳光只要照到就像一根根金丝。无法想像别人居然说你的头发是褐色的。你的母亲还说是灰色的呢。”

她看见了他的闪闪发光的双眼，不过她的平静的神情却不曾流露出心底深处的激动。

“但你说你讨厌做生意。”她纠缠着他问。

“我讨厌。我不喜欢做生意！”他情绪激动地喊着。

“你可能想当一个牧师吧。”她半请求地说。

“是的。假如我觉得自己能当一个上等的传教士，我就喜欢做一个牧师。”

“那你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呢？”她的音调中充满了愤慨，“假如我是一个男子汉，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我。”

她高高地抬着头，他在她跟前倒有些畏缩了。

“但是我的父亲是一个十分固执的老头。他想叫我去做生意，我明白他言出必行。”

她喊着：“但是你不是一个男子汉么？”

“是个男子汉又能算得了什么。”他无奈地紧皱双眉回答道。

现在她在巴腾斯区忙于操持家务，对于男子汉是怎么回事多少有点儿体会了，她知道这的确不能算得上什么。

她二十岁的时候，因为身体很差，于是离开了西尔尼斯。她的父亲退休返回了在诺丁汉的老家。约翰·菲尔德的父亲那时已经倾家荡产；当儿子的不得不去诺尔伍德做了教师。她始终没有听见关于他的消息，两年以后，她决定去打探一下。才得知他已和他的房东太太——一个四十多岁的富有的寡妇结了婚。

但是莫莱尔太太依然保留着约翰·菲尔德送给她的本《圣经》。现在她已经不相信他那时会——哎，他那个人到底会怎么样或是不会怎么样，她现在已经相当明白。所以她是为了她自己才保留着他的那本《圣经》，并且将对他的思念埋在内心深处。直到她离开人世的那天，三十五年中，她从来都不曾说起过他。

二十三岁的时候，她在一次圣诞节舞会上碰到了一个来自埃里瓦什谷的年轻人。莫莱尔那个时候二十七岁。他体质强健，个子高大，仪表堂堂。一头自然卷曲的黑发闪闪发光，黑色而又浓密的胡须，从来都不加修饰。他红光满面，红润的嘴唇更加惹人注意，因为他总是微笑。他的笑声浑厚而响亮。戈尔特卢德·卡帕尔德死死地盯着他，情

不自禁地着了迷。他富有生气，幽默诙谐，和任何一个人见了都像老朋友似的愉快相处。她父亲原本也很有趣，但是那有趣中常常带有冷嘲热讽。此人可就不一样了，性情温和，不咬文嚼字，对人热情，还有点儿喜欢嬉戏。

她自己正好相反。她生情好奇，理解能力强，就爱饶有兴趣地听人家讲话。她擅长引着其他人谈话。她爱讨论种种想法，大伙儿都觉得她聪慧颖悟。她特别喜爱和一些接受过教育的人讨论关于宗教、哲学或者政治方面的问题。遗憾的是，她这样的机会很少。因为她经常想法让别人向她说说他们自己的事情，她也从中得到一些乐趣。

从她的外貌看上去，她长得相当娇小、柔弱，宽宽的前额上披了几缕褐色的鬈发。那两只蓝色的眼睛非常坦诚真挚，眼光似乎在探索什么。两只美丽的手一瞧就知道是卡帕尔德家的人。衣服从来都很素净雅致。她身穿藏青色的绸衣，配上一条特别的扇贝形银链，另外别上一枚沉重的螺旋状的胸针，这正是她所有的一切饰物。她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姑娘，为人也特别恭敬而有诚意，不乏赤子之心。

一看到她，沃尔特·莫莱尔骨节便融化了。就这个矿工而言，她简直是一个神奇的再现、巧妙的组合，一个真正的淑女。她和他讲话的时候带有南方口音，并且是真正的英语，他听后觉得十分高兴。她冷冷地望着他。他的舞姿非常优美，好像是与生俱来，跳舞的时候乐此不疲。他祖父是一个法国难民，和一个英国的酒店女招待结了婚——假如这也算作婚姻的话。戈尔特卢德·卡帕尔德眼瞅着这个小伙子跳舞，他的舞姿带点儿炫耀的感觉，有一股巧妙的吸引力。那张通红的脸还有披散的黑发似乎插在身上的一朵花，并且不管邀请哪位舞伴，他都一样面带微笑。她感到他太有意思了，她还向来都不曾遇到过他这种人呢。在她的眼里，她父亲正是所有男人的模样。乔治·卡帕尔德俊美且骄傲，为人非常严肃。他只爱读神学，只和圣徒保罗自己有共同的思想。他做事喜欢支配他人，一点儿都没有私情，讲话心直口快，经常对人冷嘲热讽。所有的感官享受他都持着冷淡的态度——不管怎么说，他同那些矿工大相径庭。戈尔特卢德自己对跳舞向来很看不上，她对这样的娱乐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就连罗杰·柯弗利都不曾学过。她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是一个清教徒，思想清高，颇为传统。此人生命中那股生命之火汨汨溢出温柔的情感，似乎蜡烛的火焰一样由他那有血有肉的躯体内汨汨流出，不像她生命中那股被她的思想与精神所禁锢的火花那样，喷发不出来。所以，对她而言，这股火焰好像是什么无法琢磨的奇特的东西。

他走上前来，向她行了一个礼。她立即如同喝过酒一般，觉得全身都涌出一股暖流。

“这次你一定要和我跳一曲，”他亲切地说，“你知道，这一点儿都不难。我很想看着你跳舞。”

她曾经对他说过，她对跳舞一窍不通。她瞧瞧他那种恭敬的模样，情不自禁地微微一笑。她笑得很美，居然使他兴奋地忘记了一切。

“不行，我不会跳舞。”她柔声说道，声音动听得像铃铛一样。

他采用了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思考的举动——他总是完全凭借直觉做了正好应该做的事情——他在她的身旁坐下来了，毕恭毕敬地欠着身子。

她责备他说：“你可不应当放弃这支曲子。”

“不，我不愿意跳那支——我讨厌那支。”

“但你方才还邀请我跳这曲呢。”

他听完这话放声笑了起来。

“这点我却没有想到。你一下就将我绕的圈子拉直了。”

这次该是她轻快大笑的时候了。

她说：“看起来你不像被拉直的模样。”

“我就像一条猪尾巴，情不自禁地蜷缩起来。”他兴致勃勃地微笑着。

“但你毕竟是个矿工！”她诧异地高声喊着。

“对呀，我从十岁开始就下井了。”

她望着他，极其惊讶。

“十岁就开始下井？这工作肯定很累吧？”她问。

“你马上就习惯了。那日子就像耗子似的，直到夜里才溜到外面来瞧瞧动静。”

她紧蹙双眉道：“听上去都让人感到眼前黑漆漆的。”

“像一只地老鼠！”他微笑着说，“对呀，有的人确实像地老鼠一样四处瞎转悠。”他合上双眼头向前伸，摹仿着地老鼠的模样翘着鼻子，到处闻，似乎在打探方向一样。“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他直率地再三说道，“你从来不曾看到过他们下井的时候的那种样子，但是你如果什么时候要我领你进去一次，你就可以亲眼目睹了。”

她望着他，觉得极其惊讶。她面前忽然浮现出另外一种全新的生活。她知道了矿工的生活，成千成百的矿工在井下辛勤地工作，直到晚上才到外面来。她感到他好像非常伟大。他天天都有性命之忧，却仍然欢天喜地。她望着他，带着一种敬重的表情，让人感到可爱。

“您不愿意么？”他柔声说道，“不愿意，那会弄脏您的！”

她从来都不曾听别人用您来称呼自己。

来年的圣诞节他们结了婚，起初的三个月她简直幸福极了，婚后半年她仍然被这种幸福所陶醉。

他已经起誓不再喝酒，并且戴上了禁酒会的蓝缎带。事实上他并不是禁酒会的会员，只不过借此大张声势、引人注目而已。她原本以为他们两个居住的房屋是属于他的。这房屋特别小，但是很便宜，摆设的家具实惠耐用而又美观大方，和她这个体面人的身份很相符。她和左右邻居的女人们都没有太多的交往，莫莱尔的母亲与姐妹就总是喜欢嘲笑她的小姐派头。但是她只要和丈夫在一块儿，根本就用不着依赖别人，生活过得很好。

偶尔她对那些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觉得厌烦，极力试着一本正经和他说说心里话。她看出他是在非常用心地听她说，不过却听不明白。她原想相互之间能够加深理解，这样希望可就彻底破灭了，她觉得有些害怕。有的时候他一个晚上坐立不安，她这才知道只是守着她并非他生活的全部。以后她看到他亲自干些零活，就觉得十分开心。

他是一个聪明手巧的人——任何事情都会做，任何东西都会修。所以，她就说：

“我特别喜爱你母亲的那个煤耙子——又小又好用。”

“是真的么，亲爱的？嗯，那个煤耙子正是我做的，我可以为你再做一个。”

“你刚才说什么？瞎，那可是用钢做的。”

“用钢做的又有什么关系？就算不能完全相同，我也肯定为你做出一把和那差不

多的。”

她对家中搞得乱糟糟的，以及锤子叮叮噹噹响个不停却不是非常在乎。起码他不在亦乐乎地忙着。

不过到了第七个月，她正在刷洗他的节日礼服，突然发觉胸前的衣兜中装着几张纸，禁不住生出一种好奇，就将那几张纸取出来看看。往常他不经常穿这件结婚的时候穿的衣服，所以她过去没有留意这些纸片。原来那是房屋家具的账单，钱尚未偿清。

晚上等他洗完澡，吃完饭以后，她才说：“看，我在你结婚时穿的衣服兜内发现的。你还没有偿清账么？”

“没有，我还没有时间呢。”

“不过你告诉我账都已经偿清了，礼拜六我还是到诺丁汉去将这件事情办完的好。我可不愿意坐在人家的椅子上，吃仍然欠着账的饭。”

他没有说话。

“将你的银行存折给我成么？”

“拿走吧，但是有什么用呢？”

“我觉得……”她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口。他告诉过她，说他还有一笔存款。但是她认识到再问也不管用，禁不住又愤怒又伤心，笔直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次日，她去见他的母亲。

“您给沃尔特买家具了么？”她问。

“是的，我买过。”老太婆冷冰冰地回答说。

“他给了您多少钱？”

老太婆怒气冲天。

“既然你这样关心，我就老实对你说，八十英镑。”她答道。

“八十英镑，然而现在还有四十二英镑尚未偿清呢。”

“这和我无关。”

“然而钱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我觉得，你会找着所有的账单的，你只要一看账单就知道了——除了他欠我十英镑之外，还有那六英镑是在我这里举行婚礼的费用。”

“六英镑！”戈尔特卢德·莫莱尔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在她听来也太无耻了，她的父亲给她操办婚事花费了很大一笔钱，到沃尔特父母家里吃喝一顿居然又多花掉了六英镑，还得算在他的账上。

“那么他的两所房屋花了多少钱？”她问。

“他的两所房屋——哪儿的房屋？”

戈尔特卢德·莫莱尔的嘴唇变得极其苍白。他告诉过她，他居住的这所房屋和旁边的那所都归他所有。

“我还以为我们居住的那房屋……”她欲言又止。

“那两所房屋全都是我的。”他母亲说，“并且租金也很便宜。我尽可能地少要点儿，只需要能够抵押利息就可以了。”

戈尔特卢德坐在那里面无血色，一声不吭。现在她简直和她父亲一模一样。

“这么说我们还应当给你交付房租。”她冷冰冰地说。

“沃尔特是在给我付房租。”他母亲答道。

“租金是多少？”戈尔特卢德问。

“一周六先令六便士。”他母亲回答。

但是这房屋不值这个价钱。戈尔特卢德抬起头，直直地望着前方。

“你简直太幸运了，”老太婆讽刺道，“嫁了一位把为钱操心的事情全都包下了的丈夫，却叫你毫无顾忌地用着。”

新媳妇对此一言不发。

她什么都没有对丈夫讲，不过她对他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她那骄傲而又公正坦率的心灵中有的感情已经冷如寒冰、硬似磐石了。

十月，她已只顾想着圣诞节了。两年以前的圣诞节，她和他认识了。前一年圣诞节她和他结了婚。今年的圣诞节她将给他生孩子。

十月里，大伙儿都在议论着贝斯特伍德的砖瓦旅馆里开了一个舞蹈班。一户离她很近的邻居问她：“你不去跳舞吧，太太？”

“不——我从来都没有跳舞的想法。”莫莱尔太太答道。

“太怪了！你和你家先生结婚真有意思。要知道他简直是个很有名气的跳舞高手。”

“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他这样有名。”莫莱尔太太微笑着说。

“嗨，他可有名呢。唉，他主持矿工之臂酒馆的舞蹈班子都有五年多了。”

“他还有名呀？”

“是的，这怎么假？”那个女人带着轻蔑的神情说，“那里每周二、四、六挤得到处都是人——按人们的话讲那里的确是丑态百出呢。”

像这样的事的确让莫莱尔太太又气愤又恼怒，但她也应当对这件事情担负一些责任。起初女人们都你一言我一语地伤害她，因为她不想入乡随俗。但是她也并不是故意这样的。

他渐渐地很晚才回来。

“他们最近下班特别晚么？”她这样问洗衣女工。

“我看不一定比平时晚。但是他们经过艾伦酒店的时候就开始喝酒，一边喝一边聊天。就是这么档子事！眼瞅着晚饭都凉了——他们自作自受。”

“然而莫……莱尔先生早就不喝酒了。”

那个女人把衣裳放下，看了看莫莱尔太太，接着又继续干活，什么话都没有说。

生儿子时，戈尔特卢德·莫莱尔病得相当严重。莫莱尔那个时候对她体贴入微。但是她感到一个人远离娘家，非常孤独。现在，和他在一块儿她同样觉得孤独。甚至他在家只能让她觉得更加孤独。

儿子生下来的时候就又弱又小，但是长得挺快。他是一个很好看的孩子，满头金黄色的鬃发，两只眼睛是深蓝色的，以后渐渐地变为淡灰色。当母亲的深深地爱着他。他来到世上正是她希望破灭，难过得日子无法过下去的时候。也是她对生活的信念开始动摇，灵魂觉得孤独且悲凉的时候。她在孩子身上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情，当父亲的都觉得嫉妒了。

后来，莫莱尔太太居然看不起自己的丈夫了。她的心从父亲身上转移到了孩子身上。他也渐渐地不那么在意她了，他对家庭的那种新奇感早就消失了。她难过地告诉自

己他没有毅力。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只求一时痛快，做任何事情都缺乏恒心，除去表面的那些东西，骨子中一无所有。

所以夫妻两个展开了一次争斗——这次争斗实在骇人、残酷，他们想拼个你死我活。她极力迫使他明白自己的责任，让他履行他的义务。但是他和她的性格全然不同。他生来就只注重感官上的享受，她却非让他讲道德，信宗教。她尽可能地要他面对现实，他无法承受——他几乎被逼迫得快发疯了。

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当父亲的性子就已变得这么暴躁易怒，实在让人无法信赖。孩子只要稍微吵闹，男人就会蛮横地恐吓他。如果再敢闹，他那两只矿工的拳头就向孩子身上打去。打过一顿，莫莱尔太太就极其恨自己的丈夫，连续恨上很多天。所以他干脆去外边喝酒，她也不怎么关心他去做些什么，只不过见他回家了，便用一种嘲讽的语气奚落他。

他们两个的感情渐渐地不再那么亲热，所以他在不知不觉中经常粗鲁地使她发脾气，但以前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威廉刚刚一岁的时候，就长得十分好看，他的母亲为此而感到骄傲。她现在日子过得很困难，多亏她的姐妹们包下了孩子的衣服。孩子戴着一顶小白帽，帽子上面还饰有一根鸵鸟的羽毛，身上穿着白色的上衣，一头鬈发。妈妈满心欢喜，一个星期的早晨，莫莱尔太太躺在床上听到父子两个在楼下闲聊。很快，她入睡了。她到楼下去时，看到壁炉内炉火旺盛，房间里特别热，早餐乱七八糟地摆在那儿，莫莱尔在靠壁炉的扶手椅里坐着，有些难为情的模样。孩子夹到他双腿中间——像刚刚被剪了毛的绵羊一样，露出一个难看的圆脑袋——好奇地看着她。炉旁地毯上摊开一张报纸，红红的火光照着数不清的月牙状的鬈发，像金盏草的花瓣似地撒在上边。

莫莱尔太太站在那儿纹丝不动。这哪儿像她的儿子。她面无血色，连话都讲不出来了。

“你觉得他怎样？”莫莱尔尴尬地笑着。

她紧紧地握着两拳，举起拳头走过去。莫莱尔向后退了退。

“我会杀了你，我会的！”她说。她高高地举着双拳，由于气愤，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你不愿意将他打扮成一个毛丫头吧！”莫莱尔用一种胆怯的口吻说，垂着头，逃避她的目光，原想努力挤出一丝笑意，此刻也没有那个胆儿了。

母亲垂下头看着儿子那头发长短不齐的头，情不自禁伸出两只手，疼爱地抚摩着。

“哦，我的孩子！”她吞吞吐吐地说，嘴唇不停地发颤，面色也改变了，她一下子抱住孩子，把脸埋进儿子的肩头，伤心地哭了。她这样的女人不轻易掉眼泪，难过的时候像个男人。她撕心裂肺般地哭泣着。

莫莱尔双肘支在膝盖上坐在那儿，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块儿，指关节也变白了。他直直地盯着炉火，觉得被人打了一棒，几乎无法喘息。

一会儿以后，她终于停止了哭泣，哄着孩子，整理了饭桌。她听由那张撒满短鬈发的报纸在炉旁的地毯上摊着。她丈夫最后把报纸拿了起来，搁到火炉后边。她紧紧地闭着嘴巴，一言不发，干着自己的活。莫莱尔服服帖帖。他整整一天都无精打采，不思茶饭。虽然她对他讲话还是客客气气，完全不提他做的那件事情，但他仍然感到他们两个

的感情完全破裂了。

后来她说她那个时候太傻了，孩子的头发迟早都得剪。以后，她居然对丈夫说，他剪头发和理发师剪得一样好。但是她明白，莫莱尔同样明白，这件事情已经在她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个情形她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是她觉得最伤心的一件事情。

男人的这个鲁莽举动，很大程度地减少了她对他的爱。以前她和他争吵，还替他觉得苦恼，仿佛他已经走在邪道上似的。如今她再也不为他的爱而觉得苦恼了，他对她而言是个局外人。这样的生活却好过一点儿。

但是，她仍然不住地同他争执。她继承了世世代代的清教徒家风，依旧带着一种高尚的道德感。这样的道德感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恭敬而有诚意的本能，而她因为爱他，也可以说过去爱过他，在和他相处的时候看起来简直像个疯狂而热烈的信徒。假如他有过错，她就折磨他。如果他喝醉了，撒了谎，她就总是一点儿也不客气地骂他是懒汉，有的时候还骂他是暴徒。

遗憾的是，她做人和他完全不同。她无法满意他做的一切，而是觉得他应当做得更多更好。所以，正因为她极力让他超过他能力所达到的水平，做一个更了不起的人，最后却摧毁了他。她也使自己受到了伤害，但她一点儿都不曾放弃她的价值标准。何况她已经有了孩子。

他酒喝得很凶，但是比别的矿工还好些，并且他经常喝啤酒，所以虽然对健康有一定的影响，不过对身体没有很大的伤害。到了周末他就痛快畅饮一番。每到星期五、星期六晚上，他总会坐到矿工之臂酒馆，直喝到酒馆打烊，星期天晚上也不例外。星期一和星期二两天，他只能喝到大约十点就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来离开了，星期三和星期四傍晚有时呆在家里，或是外出一个钟头便回家。事实上他从来都没有因为喝酒而耽误了工作。

遗憾的是，尽管他工作非常安分，工资却反而降低了，因为他碎嘴碎舌，喜欢讲闲话。但他觉得官方最让人憎恨，因此认为应当挨骂的除了矿井管事，没有别人。在帕马尔斯顿酒馆他说：

“今天早晨工头来我们坑道里了，他说：‘你看，沃尔特，这可不行，这些支柱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唉，你什么意思呀？你说这些支柱是怎么回事？’‘这样绝对不行，’他说，‘终归有一天会冒顶的。’于是我说：‘那你不妨站到一个小土堆上，用脑袋将它支撑住吧。’他听了气得够呛，不住地骂人，其他人都放声大笑。”莫莱尔擅长摹仿，他极力用纯正的英语摹仿管事那短促刺耳的声音。

“我绝对不准你这样目中无人，沃尔特，这些事情是谁在行，是你还是我？”我回答：“我从来都不曾发现你懂这么多，阿尔佛莱德。还不如哄着你上床睡觉呢。”

莫莱尔就这么无休无止地说着，酒友们兴致勃勃。他讲的话当然也有一些是事实。矿井管事根本就不曾接受过教育。他是和莫莱尔一块儿长大的，所以，这二人虽然彼此讨厌，也不得不或多或少容忍一些。但是阿尔佛莱德·查尔斯沃思绝对不允许这个矿工在酒店中这么嘲讽自己。所以，虽然莫莱尔是一个很能吃苦的矿工，结婚那会儿，一星期有的时候还能够挣得五英镑，却逐渐被分派到愈来愈糟糕的矿坑中，那儿煤层特别薄，开采的时候十分困难，并且赚不了多少钱。

何况，到了夏季，矿井生意处在淡季。男人们总是一到十点、十一点或者十二点就

排着队伍回去了，那时太阳还正高呢。矿井前面也没有空卡车停在那儿。山坡上的女人在篱笆旁边一面拍打着地毯，一面向这里看着，数着火车头拖到山谷里来的车皮到底有多少。孩子们正午放学回来吃饭的时候，看着山下的田野，只要看到吊车的轮子停着，就说：

“玖顿关门了，我爹将要回家了。”

不管男人、女人、老人和小孩，大伙儿心里都笼罩着一片阴影，因为这个周末又将没有钱用了。

按理说，莫莱尔每星期应当给妻子三十先令，拿来支付各种东西——支付房租、买食物、做衣裳、支付俱乐部的会费、保险费和医药费等等。有的时候，手里比较宽松的话，就给她三十五个先令。但是这样的情形相当少，次数更多地是每周只给她二十五先令。到了冬季，假如被分派到一个煤多的矿井中，这个矿工每星期也许会赚到五十或者五十五个先令。那个时候他就极其兴奋了。到了星期五晚上，还有星期六与星期日，他经常一点儿也不吝惜地花去一个金镑左右。虽然花掉这样多，但往常连一个便士也不想多分给孩子们，舍得给他们买一磅苹果的时候也不多。钱全拿来喝酒了。遇上煤矿景况很糟糕时，事情更加让人苦恼，不过那个时候他却不会经常地喝醉了，所以莫莱尔太太总是说：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宁肯钱少点儿，因为他手里稍稍宽松点儿，我们就一刻都得不到安宁了。”

假如他赚了四十个先令，他就扣下十个，赚三十五个就扣下五个；赚三十二个扣下四个；赚二十八个扣下三个；赚二十四个扣下两个；赚二十个他就扣下一先令六便士；赚十八个他扣下一个；赚十六个他扣下六便士。他从来都没有积攒过一个便士，也不给老婆存钱的机会。恰恰相反，她有的时候还要替他还账，但是并非酒店的账，因为酒账从来都不让女人还，而是他买了一只金丝雀或是一根奇特的手杖而欠的帐。

节日期间，莫莱尔没有认真工作，莫莱尔太太因为要坐月子尽可能地省点儿钱。她一想起她呆在家中忧愁，他却在外边寻欢作乐，禁不住感到凄苦。节日有两天。星期二早晨，莫莱尔很早就起来了，他兴致勃勃。大清早，六点以前，她就听到他在楼下独自尽情地在吹口哨。他口哨吹得很流畅，欢快且好听，吹得几乎都是赞美诗。他以前曾经是唱诗班的一员，声音纯正，并且在萨斯韦尔大教堂独唱过。这只有从他早晨吹的口哨中才能够听出来。

他的老婆在床上躺着，听见他在花园中不停地叮噔叮噔。他一面锯锯锤锤，一面吹着口哨。遇上天气晴朗的早上，她躺在床上，孩子们仍然在睡梦中，听到他那男子汉般的快乐声，心里中常常会体验到一种温暖和宁静的感觉。

九点钟的时候，孩子们还赤着脚在沙发上坐着玩，母亲在洗脸的时候，他拿着工具走了进来，衣袖挽得很高，背心向上翻着。他依旧是一个俊美的男人，黑色波浪式的鬈发，另外还有黑黑的大胡须。或许因为他的脸总是红通通的，看起来性情有点儿无法自控。不过现在他却兴致勃勃，直接来到他老婆正在洗脸的水槽一边。

“啊，你在这里！”他兴致勃勃地说，“一边去！叫我洗一下。”

“你应该等我洗完以后再洗，”他的老婆说。

“噢，让我等？假如我不愿意等呢？”